

中拉机制化整体合作的进程及特点解析

——以地区间主义为视角

· 楼项飞

内容提要 随着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成功举行,中拉整体合作终于由构想变成了现实。它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发展中国家机制化整体合作的全覆盖,为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迈出了新的步伐。中拉整体合作是地区间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它与中非整体合作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但并非是后者的简单“复制品”。拉美特有的经济、文化和地缘因素决定了中拉整体合作在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必须根据现实环境走出一条兼顾各方利益的特有之路,从而促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中拉关系 机制化 整体合作 中拉论坛 地区间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地区认同、地区一体化合作以及跨地区对话与合作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变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区一体化组织在推动地区间整体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以及次地区组织的对话与合作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开展起来,是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地区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也有学者称之为“区域间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月9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顺利举行,为全面开展中拉地区间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一 地区间主义与中拉机制化整体合作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合作的不断增加使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区集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由此衍生出的地区间合作也变得更为频繁。到目前为止,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地区间主义概念的界定仍未形成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但都较为认同以下两方面的观点:第一,地区间主义是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互动不断深化的过程^①;第二,地区间主义是不同地区组织之间或不同地区

的一组国家之间制度化和正式的联系。^②

地区间主义最早来源于欧盟前身欧共体在冷战期间发起的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集团与集团”对话,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这种对话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从地区间关系的类型划分来看,最大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把地区组织与单一国家间的互动关系视为地区间主义的表现形式。杰根·鲁兰德将地区间主义划分为双边地区主义和跨地区主义两个类型,前者指不同地区的地区组织之间的对话,如欧盟与东盟、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等制度化合作;而后者则指不同地区的一些国家组成的对话关系,例如亚欧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等。^③海纳·汉吉(Herner Hänggi)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争议的

^① 详细内容可参见 Ralf Roloff, “Inter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u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8; Fredrik Sö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 “Introduction: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i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2005, pp. 249–262.

^② Björn Hattne, “Regionalism,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European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in *Council on Comparative Studies Presents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3, March 17, 2003, p. 8.

^③ Jürgen Ruland, “Inter- and Trans-regionalism: 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University of Freiburg National Europe Centre Paper*, No. 34,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Asia-Pacific Studies in Australia and Europe: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Futur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July 5–6, 2002.

收稿日期: 2015-10-25

作者简介: 楼项飞,女,法学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上海 200233)

三种类型，即地区组织与单个国家之间的混合关系^①。中拉论坛就属于第三种类型^②。

基于地区间关系形态的复杂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视角结合起来，对地区间主义的目的和功能进行综合性分析。学者们大致认同地区间主义具有以下功能，即权力或制度平衡、制度建设、认同强化、理性化与议题设置、促进稳定与发展。^③ 尽管对地区间主义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较多争议，但它却为进一步分析国家间关系、国家与地区间关系、地区与地区间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给国内经济建设营造更为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合作。中国与各地区组织的互动日益增多。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地区一体化组织最多的区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指导下，拉美各地区组织和次地区组织与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间的对话与合作不断增加。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下简称“拉共体”）成立之前，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了美洲开发银行、拉美一体化协会、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太平洋联盟等拉美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活动；中国与里约集团和南方共同市场建立了稳定的对话机制；中国还通过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与拉美各国进行了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2011年12月，拉共体正式成立，不仅对拉美地区各国加强团结与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中拉实现整体合作提供了机遇。2015年新年伊始，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以“新平台、新起点、新机遇——共同努力推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主题，反映了中拉论坛的特点和双方对整体合作的期望。在论坛的开幕式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坚持”，即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坚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④，为中拉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经过两天的全体会议，双方就深化政府互信、扩大互利合作、推进论坛建设等达成广泛共识并通过了《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以下简称“北京宣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以下简称“合作规划”）和《中拉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以下简称“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3个重要的成果文件。

“北京宣言”集中反映了对推动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的政治共识，确定了整体合作和论坛建设的总体方向，明确了双方深化合作的指导原则。它指出：“我们将遵循尊重、平等、多元、互利、合作、开放、包容和不设条件的原则，决心通过创新合作方式，在论坛主要领域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领域开展对话，促进共同可持续发展、社会福祉和经济增长，为南南合作做出新的贡献。”^⑤

“合作规划”确定了未来5年中拉开展整体合作的行动路线图，指出了双方在13个重点领域的50多项具体合作措施，涵盖了政治和安全、国际事务、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能源资源、农业、工业、科技、航空航天、人文交流等等。“合作规划”重申了“将根据各自国内政策和法规，按照灵活和自愿参与原则予以实施，并且不影响任何已经达成一致的双边合作项目，也不替代各方已经达成一致的双边协定、决定或承诺”“所述合作领域为提示性且不具排他性”“在落实本合作规划过程中，将适当考虑拉共体成员国中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和需求”等落实规划的具体原则和措施。^⑥

“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则是为了“更好地规

① Heiner Hänggi, “Interregionalism as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 In Search of a Typology”,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urgen Ru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31–62.

②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地区组织与单个国家间关系是否属于地区间主义研究范畴存在争议，但笔者较为认同中国学者郑先武的观点，他认为单一大国在推动地区间主义的制度化进程中具有重大贡献，这些贡献不应被抹杀，如中非合作论坛就是典型例子。他认为定义地区间主义的“底线”是一方为“区域组织/集团或某一个或多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参见郑先武：《国际关系研究新层次：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63页。

③ 关于区域间主义的功能学者们大都围绕上述内容展开，参见：Jurgen Ruland, “Interregionalism: An Unfinished Agenda”,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urgen Ru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95–313；郑先武：《国际关系研究新层次：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64~65页。

④ 习近平：《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在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9日02版。

⑤ 《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新华网，2015年1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tgg/2015-01/09/c_1113944330.htm

⑥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新华网，2015年1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1/09/c_1113944648.htm

划论坛发展,有效落实论坛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各领域合作倡议和措施”,它明确了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驾马车”外长对话、国家协调员会议等协调与对话机制,为论坛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①

从中拉地区间合作的实践可以看出,双方合作基本包含了地区间主义的所有功能。它为拉美国家平衡对欧盟和美国的不对称依赖提供了新的力量支点,为中拉整体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为拉美各国强化地区认同和增加地区凝聚力提供了新的动力,为发展中国家凝聚共识更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提供了新的平台。

二 中拉论坛的特点:与中非论坛比较

中拉论坛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它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支柱,与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一起,成为新时期中国与发展中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三根“擎天柱”。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是中非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为中非开展整体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中非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类似的机制化合作树立了典范。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区别。总体上看,它们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共同特点。

第一,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都属于双方开展集体对话、谋求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机制,是一种弱制度化合作模式。中拉双方、中非双方具有相同的合作理念,各方都认识到在当前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首先,两个论坛作为推进跨区域整体合作的重要平台,都标志着双方整体合作开始由政治或经济主导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全方位务实合作迈进。其次,这种整体合作机制建立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有利于中国与拉美、非洲各国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也有利于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最后,中拉、中非合作机制都秉承灵活务实和开放包容的原则,合作重点都主要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都不针对第三方,也不预设合作条件和门槛,符合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第二,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都以深化经贸合作为引擎,且都有助于双方合作的转型升级,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一方面,非

洲和拉美国家都希望借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与此同时它们对发展民族工业、摆脱原材料供应者身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都希望改变与中国的产品贸易结构。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压力,必须实现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中国正处于由“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的关键转换期。非洲和拉美都将是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制造业以及过剩产能的转移地。中国企业在拉美和非洲落地生根的过程中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都遇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雇佣当地员工比例不高以及对所在国的政治和政策风险认知不足等问题。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为协调经贸合作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增加相互了解提供了新的平台。

第三,中拉论坛和中非论坛都面临重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非洲和拉美各国在开展地区间合作时平衡各外部行为体的力量,增加本地区的话语权。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资源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拥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的拉美和非洲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2006年中非北京峰会之后,国际上各种对非合作机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原有的对非合作机制变得更为活跃,新的对非合作机制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涉非多边合作机制也被提上议程。^②中拉机制化合作也面临着类似中非合作的竞争压力。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比,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机制化合作起步较晚。当前,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以及欧盟与拉美国家峰会^③已经存在多年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此外,更多国家和组织开始加入到与拉美的机制化合作中来。2015年1月底,第三届拉共体峰会在哥斯达黎加召开,会议通过的《拉共体2015年行动计划》中除了强调要把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付诸行动外,也提出了要加强与印度、俄罗斯以及东盟的政治对话,并探讨在2015年建立更多跨区域合作论坛,尤其是与印度和俄罗斯建立合作论坛的可能性。^④各国

^① 《中国—拉共体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中国—拉共体论坛官网,2015年1月9日。<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t1236150.htm>

^② 张春:《中非关系: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34~36页。

^③ 随着拉共体的正式成立,2013年1月首届欧盟—拉共体首脑峰会在智利召开,取代了已举办6届的欧盟—拉共体国家峰会。

^④ “Plan de Acción de la CELAC 2015”, Belén, Costa Rica, 29 de enero de 2015. <http://www.celac2015.go.cr/plan-de-accion-de-la-celac-2015/>

和地区组织强化对非洲与拉美的机制化合作为这两个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增加了它们在地区间合作机制中的话语权。中国历来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然各国和各地区组织增强对拉美和非洲的机制化合作会挤压中国与拉美和非洲合作的发展空间,但也使中国更加重视机制化合作的创新性和灵活务实性,尽可能使竞争压力转化为双方合作及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拉论坛与中非论坛除了在合作理念、合作基础以及合作环境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外,还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与特点。中拉论坛并不是中非论坛简单的“复制品”,它与中非论坛在合作架构、合作基础及合作内容方面都存在显著区别。

第一,合作架构的区别。中非合作论坛是“一对多”的合作模式,该论坛的非洲对接方并不是非洲联盟,而是与中国建交的50个非洲国家以及非盟委员会。虽然中非论坛从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开始已经确立了机制化合作,但迄今为止非方仍没有统一的组织来跟进和落实论坛决议。中拉论坛则是“一对一”的合作模式,论坛的拉美对接方是拉共体,这种合作模式更容易形成合作力,提高合作效率。根据“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所示,“中拉论坛定位为由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外交部牵头的政府间合作平台,主要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驾马车’外长对话、国家协调员会议(高官会)”,其中高官会的主要职责为“筹备部长级会议,跟踪落实部长级会议成果,并视其技术和财政可行性、可持续性和影响以及拉共体成员国的能力,制定中拉论坛阶段性工作规划”。^①中方业已成立了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而拉方主要由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和拉共体其他成员国相互协作,共同落实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成果。

第二,合作基础的区别。首先,合作的历史基础不同。拉美文化深受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并融合了美洲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具有丰富性、质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②拉美地区长期处于美国“后院”的地位,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保持对拉美的传统影响力。美洲大陆以外的任何国家想要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都不得不考虑美国因素。相比之下,非洲文明的主体不属于西方文明。非洲是最早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地区,虽然非洲国家独立后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密切,但在政治和安全上对欧洲前宗主国的依赖较小。欧洲对非洲的影响力要远远弱于美国对拉美国

家的影响力。因此,非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外交突破的新地带,中国与非洲在反对殖民侵略和支持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中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③虽然拉美国家与中国在反帝反殖上有相同的立场,但在地缘因素的影响下,中拉关系的发展不如中非关系顺利。其次,拉美与非洲的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中拉论坛和中非论坛的起点不同。拉美与非洲虽然同属于发展中地区,但拉美早在19世纪初期就迎来了独立运动的高潮,比非洲早了1个多世纪。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拉美总体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教育文化水平以及地区一体化水平都要远远高于非洲。此外,冷战结束以来拉美拥有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而非洲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形势都不容乐观。因此,中非论坛虽然成立至今已有十多年历史并已取得了许多机制化合作的成果,但中拉合作论坛的整体实力要高于中非合作论坛。

第三,合作内容的区别。除了经贸合作外,中非论坛中对非援助的内容占据了重要位置。“亚洲和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地区。为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④。从第一届中非论坛开始,减免债务和对非发展援助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和亮点之一。中国不预设任何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欢迎,对推动非洲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拉美国家更为看重的是与中国发展全面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拉论坛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国家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本届中拉论坛所达成的三份重要成果性文件中可以看出,中拉双方并未把减免债务以及对拉发展援助列为重要议题。

三 中国—拉共体论坛:新机遇与新挑战

中拉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双方整体合作的可持续

^① 《中国—拉共体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2015年1月9日,中国—拉共体论坛官网。<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t1236150.htm>

^② [美]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彼得·H.史密斯、詹姆斯·N.格林著,张森根、岳云霞译:《现代拉丁美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434~435页。

^③ 中非关系可参见张忠祥著:《中非合作论坛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40~71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2014年7月。<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4/Document/1375013/1375013.htm>

发展开启了新篇章。它不仅使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提出的“1+3+6”中拉合作框架得到落实,也为中拉下阶段的合作指明了方向。它为中拉建设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机遇。

首先,中拉论坛有利于更有效地整合拉美各国的国家利益及地区利益,从而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的深入发展。拉美地区国家众多,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各不相同,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不一而足,甚至有12个拉美国家仍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通过中拉论坛这一平台,中国可以同包括非建交国在内的所有拉美国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协调,使各方的利益关切点都能有所反映,从而促进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的共同发展,增进相互了解和增加政治互信。

其次,中拉论坛有利于提升双方贸易水平、扩大投资合作及拓宽合作领域。与美国对拉合作过程中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并重的地区间合作战略相比,中拉地区间合作更侧重经济层面的合作与协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贸易增长乏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中国与拉美各国都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整合与发展,有利于各自经济的进一步稳定与发展并提高双方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中拉论坛不仅有利于促进拉美各国的地区认同,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和拉美各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地区间主义虽然并不必然导致集体认同的形成,但在推进中拉地区间合作过程中,不仅能使拉美地区各国更容易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内部共识,也会因为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发展目标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变过程中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培育出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的产生可以进一步内化为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相互协调与相互支持,从而有利于中拉双方实现从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变。

中拉论坛机制化合作刚刚起步,双方需要正视和消除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利影响,在把握整体合作有序推进的大好机遇的同时,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如下挑战。

第一,拉共体自身的机制化建设与发展将对中拉整体合作的制度化造成直接影响。拉共体作为中拉整体合作的对接方,其自身仍然是一个年轻的组

织。一方面,自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拉共体一直致力于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促进地区内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建设,协调各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33个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对拉共体的发展方向意见不一。今后拉共体内部的经济、政治整合进程以及“亲美”与“反美”两大阵营的协调问题都将对该组织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拉共体能否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那样的地区组织仍是一个未知数。它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仍离不开各成员国间不断的相互协调与共同努力。虽然在“合作规划”里中拉双方已经明确提出要根据拉共体成员国的现实情况适当考虑各国的需求,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何求同存异、平衡各方利益仍将直接影响中拉合作论坛的有效运行。

第二,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增幅低于预期可能给中拉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中拉整体合作的推进主要建立在双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以及在当前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具有许多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其中经贸合作是中拉关系全面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增速放缓而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常态。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对拉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相对减少,中拉贸易合作的增长幅度将受到影响,如果双方在投资与金融领域的合作不能及时跟进,必将动摇中拉整体合作的基础。当前,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与金融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与拉美国家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上的差异较大。中拉论坛的成立将为增加相互投资提供更多机遇,但中国与拉美各国仍缺乏相互了解,在相互投资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可以预见,在未来中拉经贸合作的版图中,不仅要解决贸易领域的结构性不平衡和同质竞争的问题,更要处理好投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第三,必须考虑“美国因素”对中拉整体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虽然拉美各国在实施多元化外交和推进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对美国的依附性相对减弱,但美国依然是影响拉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因素,美拉关系“脱而不离、斗而不破”的复杂局面将长期存在。^①今后美国在拉美仍将保持地缘政治、经

(下转第73页)

^① 王友明:《构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机遇、挑战及思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1~112页。

层面上的网络犯罪治理积累经验。

再次，中巴两国应加强信息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促进各自互联网产业发展。加快信息业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增强全球互联网治理中主导性的重要途径。过去 10 多年时间里，两国的信息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迅速，各自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优势。2015 年 5 月 19 日，李克强总理和罗塞夫总统共同签署了《中巴 2015~2021 年共同行动计划》，高度重视该领域的合作，强调深化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信息技术与产业分委会的作用，加强该领域的双边合作。^①中巴两国应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互补性，加强合作，提升两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

最后，中巴两国应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求同存异，推广“两国共识”。中国和巴西可以利用现有的多边协商机制加强与第三方的沟通与合作，积极寻求多边合作，尤其是在金砖国家框架内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双边共同立场的辐射维度，进而产生规模效应，推动建立全球互联网新秩序。此外，中国和巴西在加强政府间合作的同时，也应鼓励包括民间团体、行业机构、网络精英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发挥不同利益攸关方的作用，为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奠定基础。

四 结语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网络空间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网络空间治理也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新议题。国际社会在互联网治理利益、理念、主张等各个层面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已明显滞后于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以巴西为代表的地区新兴大国在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引导国际互联网治理机制制订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巴西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入研究巴西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可以为中拉互联网治理合作及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有益借鉴，从而为推动建设更加开放、公平、科学、合理的全球互联网秩序贡献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责任编辑 高涵)

^① 《中巴签署 2015~2021 年共同行动计划》，载《华尔街见闻》，2015 年 5 月 20 日。http://www.p5w.net/news/gcj/201505/20150520_1059104.htm

(上接第 66 页)

济和文化中的相对优势，发展对美关系仍将处于拉美各国外交中的首要位置。为了保持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美国不会坐视拉美地区一体化不断深化，也不会任由中拉地区间合作关系深入发展。一旦美国认为中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对美国利益构成了威胁，那么其必将采取一系列的预防或反制措施。

四 总结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与拉美各国都意识到全面深化中拉关系的重要意义，中拉关系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舞台上都大有可为。中拉机制化整体合作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是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中拉机制化整体合作可以借鉴和吸取中非整体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但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品”。

中拉整体合作是双方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进一步全面提升的产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中拉论坛作为推进中拉地区间合作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凸显了平等互利原则。它为拉美各国提供了一个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场所，使得中拉整体合作推进过程中拉美各国的对外政策和意愿都得以体现。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拉关系的全面转型升级，也有利于促进拉美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拉论坛同时也是一个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开放性合作平台。中拉双方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具有排他性，也不针对第三方。为了推进中拉整体合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加强中拉双方的对话与协调，也需要增进与美国等第三方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使各利益攸关方能够利用好中拉论坛这一平台，增加战略互信，扩大经贸合作，最终实现各方的互利共赢。

(责任编辑 高涵)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Status,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pp. 46 - 55)

As a result of acceleration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Brazil gained a fast increase. Hopeful to be the sixth largest oil producer in the world, Brazil has become a major market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energy enterprises. China hopes to increase energy supply and diversify oil import sources by enhancing its partnership with Brazil.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overall cooperation, the Chinese-Brazilian energy cooperation is expected to set a model for promoting China's industrial capacity integration with regional countries.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is emerging for China and Brazil in the field of oil trade, market access, technology assimilation and bioenergy explo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energy enterprises are likely exposed to challenges in Brazil from resource nationalism, cultural conflicts, different legal standards, and political intervention. To achieve a steady and robust energy cooperation, China could take an active energy diplomacy by strengthening its understanding of Brazil's energy market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ety.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draw lessons from Japanese and Korean experiences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China-US-Brazil triangular ties.

(Cui Shouju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Chinese-Latin American Cooperation:

A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erspective

(pp. 56 - 61)

Both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re seeking partnership in jointly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Chinese-Latin American cooperation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off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contribute to mutual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t is crucial to launch a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through the newly created China-CELAC Forum. At this time, the feasible choice for China is to advance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the Caribbean Community by conducting strategic dialogue, providing climate assistance and launch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 policy priority for China is to deepen mutual cooperation on developing renewable and alternative energy under the "China-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Caribbean States Cooperation Plan (2015-2019)".

(Chen Yuanting)

Institutionalized China-Latin America Overall Cooper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Interregionalism

(pp. 62 - 66)

The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China-CELAC Forum marks the official launch of China-Latin America overall cooperation. By holding the meeting, China achieved a full coverage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with all developing regions, laying a cornerstone for an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overall cooperation is based 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in previous decades instead of merely a copy of China's overall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gions. To sustain the overall cooperation, China needs to fully consider economic,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in Latin America and seeks to explore an approach to build up bilateral cooperation by taking full account of all parties' interest.

(Lou Xiangfei)